

“很+XP”构式群的语义范畴以及“很”的凸显过程

翟会锋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很”可以分为:静态程度义与动态估量义。“很”构式群中,静态程度义在普通话中具有显赫性;方言中,动态程度义处于凸显的位置,具有显赫性。从历时性角度看,“很”有两个变体:“狠”和“很”。金元明之时,“狠”主要修饰动词表示“动作幅度大、力度猛”等义;清朝后,“很”不仅与性质形容词高频使用,而且覆盖了大部分的“狠”构式,占据了优势并替代了“狠”,成为表达程度的显赫范畴。普通话中“很”的句法特征是由历史上“狠”与“很”相互竞争导致的,在该过程中“很”的焦点算子功能为其进入动态范畴“很”的构式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很+XP”;程度范畴;凸显;静态程度义;动态估量义;焦点算子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6-0035-09

“很”修饰VP格式(即,“很+VP”)是“很”构成的格式里面比较边缘的成员,多数语法学者试图把“很+VP”格式纳入到与“很+AP”等格式统一的框架里进行分析,认为程度副词“很”主要的语法功能是修饰性质形容词,而修饰动词或动词性结构是自身语法功能的扩展。一种观点认为:“很”主要修饰性质形容词、抽象名词和表心理活动等部分动词;“很”修饰比较特殊的“V+数量短语”结构,表示“多量”,不同于程度副词,可称为多量副词,如:王珏^[1]、李宇明^[2]、张谊生^{[3]3-28}、刁晏斌^[4]等。为了称述方便,我们把这类观点称为部分扩展观。另一种观点认为:“很”是程度副词,不管修饰形容词、名词和动词都表示程度^{[5]266-268},具有通比的性质^[6],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完全扩展观。刘丹青^[7-8]揭示了在一个语言系统中,那些表达了多个语义或语用范畴的语言形式就是显赫的。本文借用显赫性来观察“很+XP”组合群,并解释相关现象。

一、现代汉语中“很”构式群的层级性和原型性

(一)“很”构式语义范畴的层级性

从现代汉语层面来看,“很”的构式群主要包括:“很+NP”“很+AP”和“很+VP”三种情况。^①吕叔湘先生认为“很”具有“程度”义,但后来学者们认为“很”还具有“多量”的特性^{[5]266-268}。储泽祥、肖扬、曾庆香用“通比性”^[6]来解决“很+VP”的“程度”义问题,尽管把两种性质有区别的“量”进行了宽泛的概括,但两类“量”归为一类量的心理倾向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比如:

(1)他很喝了几大碗。

(2)他很骂了一阵子。

以上两例中,“很喝”指“喝”的“力度”强,“很骂”指持续的动作或重复的动作长。但无论“力度”还是“动作的持续或重复”都与静态的形容词、抽象名词或者静态动词有明显的区别。正是基于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量”,多数学者把“很”构式群分成了两类——表“程度”的“很”和表“多量”的“很”。根据学者们的描写和分析,“程度”的“很”总是缺乏动作性,我们称为“静态程度义”,而“多量”的“很”往往是对动作或行为“量”的估价,称为“动态估价义”。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静态程度义”构式叫做静

收稿日期:2021-06-22

作者简介:翟会锋(1975—),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这里的NP、AP、VP都包括N、A、V单独出现的情况。

态构式,“动态估价”义构式叫做动态构式。因此,现代汉语中的“很”构式群可以分成两个层级,如下:



(二)“很”静态构式群的原型范畴、扩展范畴和边缘范畴

静态构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很+NP”“很+AP”和“很+VP”三大类。吕叔湘^{[5]266-268}把“很”构式群都看作了表示“程度高”,这里我们只把表示静态构式与“程度高”义相关。能进入“很+NP”构式的名词主要是具有“描写性”语义成分的名词^[9]。能进入“很+AP”构式的一般是性质形容词。能进入“很+VP”构式的主要有:心理活动动词、一部分具有性状义的非心理动词、动宾短语、动补短语、兼语短语、能愿类偏正短语、介宾类偏正短语^{[3]3-28}。

程度副词“很”最主要的功能是修饰性质形容词,这说明“很”在说话人的认知心理中最容易被激活作为对性质形容词所具有的量幅特征的固化^[10]。因此,把性质形容词看作“很”构式群中原型范畴,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此外,性质形容词能够自由地进入“很”构式,而名词和动词进入“很”构式则有比较多的限制,比如名词和动词都要具有一定的描写性,而且不能单独在“很”构式中出现的动词,构成具有描写属性的动词短语后,才能进入“很”构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性质形容词是“很”静态构式群中的原型范畴,动词和名词分别是静态构式群中的扩展范畴和边缘范畴。

(三)“很”动态构式群的原型范畴、扩展范畴和边缘范畴

目前看,普通话中常见的动态构式为“很+V+数量短语”,比如上文例(1)和例(2)。其实,在实际的日常用语中,也存在“很+A+数量短语”的形式。如:

(3)李亚鹏很红过一阵子。

(4)这个地方很热闹过不少日子。

甚至,连“很+N+数量短语”也可以有。如:

(5)我们曾经很青春了几年。

(6)他很阿Q过几次。

可见,动态构式有三种情况:“很+V+数量短语”“很+A+数量短语”^①和“很+N+数量短语”。与“很+V/A+数量”格式相比,“很+N+数量”格式使用的频率非常低^②。从认知上的凸显性来看,V可作为“很”动态构式的原型范畴,而A和N分别是该构式的扩展范畴和边缘范畴。从“很”与V、A和N的组合来看,V能比较自由地进入“很”的动态构式中,而A和N要受到比较多的限制。此外,能够进入该构式的V除了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也可进入。如:

(7)撒贝宁很喜欢了章子怡几天。

(8)汪峰很嫉妒了撒贝宁一阵子。

这说明静态动词进入该构式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动态性,不再是表示某一种心理状态的程度加强,而是表示该心理状态的动态持续。同理,表示性质形容词进入该构式后,也不再表示一种性状程度的加深,而是该性状的动态持续。同样具有描述性的名词进入该格式后,表达的是名词所具有属性的持续。

二、程度范畴中“很”的凸显和“很”构式群中的优势范畴

“很”构式群是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本文通过“很”构式群的分析,理清构式的语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找出那些强势的语义或语用范畴,从而确定其显赫性对句法语义产生的影响。

(一)“很”在程度范畴中的凸显

普通话中表达程度范畴的副词中“很”非常强势,具有显赫性。王珏曾经把程度副词分为:最、很、比较、有点和略微五类,并把VP分为七类不同的类型:助动词构成的VP(VP1),情感心理构成的VP(VP2),抽象类动词构成的VP(VP3),引发动词构成的VP(VP4),一般动词

^①这里的A是指性质形容词,一般来说,状态形容词不能被“很”修饰。

^②笔者用自省例句通过百度搜索进行验证发现,“很+V/A+数量”格式则在网络上都有相应搜索结果,而“很+N+数量”格式则无相应结果;同时根据语言学论著上经常对“很+V+数量”格式的讨论,将该格式看作了动态构式的原型构式。

带补语构成的 VP (VP5), 由体助词“了、过”出现的 VP (VP6), 微量短语出现的 VP (VP7)^[1]。

表1 程度副词分布情况
(√表示可以出现, ×表示不能出现)

	VP1	VP2	VP3	VP4	VP5	VP6	VP7
最	√	√	√	√	√	×	×
很	√	√	√	√	√	√	×
比较	√	√	√	√	√	×	×
有点	√	√	√	√	√	×	×
略微	×	×	×	×	×	√	√

由表1可以看出,“很”能够出现的句法环境最广,从句法手段上看,“很”明显属于强势的、凸显的范畴,“最、比较、有点”相对于“很”来说属于非凸显范畴,而“略微”属于弱勢的、边缘的范畴。此外,还可以看出,程度范畴显然具有分成两个小类的明显界限:一类为“最、比较、有点”类,它们属于静态范畴类;另一类是“略微”类,属于动态范畴类。“很”兼具两类范畴的特征,从静态程度范畴上看,“很”完全与“最、比较、有点”相同;从动态程度范畴上看,“很”部分地与“略微”保持一致。因此,“很”的显赫性表现在它不仅是静态程度范畴中的语法手段,而且也是动态程度范畴的语法手段。

(二)“很”构式的优势范畴

1. 普通话中“很”构式的优势范畴

“很”构式的显赫性表现在“很”对多个语义和语用范畴的修饰和限定。静态构式中,性质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或属性范畴,名词表示具体或抽象的实体范畴,而动词则表达一种动作为范畴。在这些不同的语法范畴中,除了性质形容词是“很”构式的原型范畴外,其他范畴在“很”的强势作用下,迫使实体范畴和动作为范畴发生了一定的范畴改变。这种变化显然是为了适应显赫范畴“很”的要求。正如储泽祥等^[8]指出的“很”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规约作用:(1)显示作用:形容词前出现“很”,标明了形状的程度,起显示作用;(2)强化作用:有些动作性不强的及物动词,前加“很”后,就失去了本来的带宾能力;(3)整合——转化作用:有些VO的组合并不紧密,前加“很”后,VO就变成了一个整体;(4)凸显作用:在“很+N”里,N表示事物的某个细节,这种细节要靠“很”才能凸显出

来。

在“很”的构式中,除了形容词的范畴特征没有发生改变外,动词和名词的范畴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一些及物动词丧失带宾能力,一些VO结构丧失一定的独立性而变得更加紧密,而名词的实体性特征下降,凸显其“细节”。就“很”的静态构式而言,显然性质形容词是该构式的原型范畴,因此,“很+AP”为该静态构式的优势范畴。对“很”的动态构式来说,动词是该构式的原型范畴,故,“很+V+数量短语”是动态构式的优势范畴。从整个“很”构式来看,静态构式的“很”是作为原型范畴来加以认知的,以致于许多语言学家把“很”的动态构式看作“很”静态构式的一个下位范畴,静态构式显然在一些语言学家的认知上已经覆盖了动态构式^①。而且多数使用者也想当然地认为静态的“很”与动态的“很”是一个“很”,两者具有统一性。因此,从认知上看,“很”是从静态构式扩展到动态构式,静态构式“很”是整个“很”构式的优势范畴。但是,“很”的静态“程度”义是如何扩展到它的动态“多量”义上的,则需要进一步挖掘,我们留待后文解释。

2. 方言中动态构式“很”的强势性及其重要启示

在普通话与汉语方言中,“很”构式展现的强势性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以河南淇县话为例,我们来看“很”动态构式的强势性。徐爱改^{[11]83-86}从短语、单句和复句三个层面考察了淇县话里“很VP”的使用情况。仅就短语层面来看,作者考察了1179个动词:不需要语境支持,能自由出现的动词就有565个;需要一定语境,才能出现的动词有216个;依赖于特定语境,才能出现的动词有388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很VP”格式都属于“很”的动态构式。徐爱改分析“动词在哪方面具有量的特征,‘很’就有表达动词在该方面量的增加的功能。其中动词最为凸显的量也就是‘很VP’表达增量最凸显的方面所在”^[11]。作者并以“很跑”为例,分别进行说明:(1)表达“跑”在力度、动作幅度上

^①有关“很”的静态构式和动态构式之间的联系,将在下文中文论中论述。

的增量,如:“两臂用力甩开,脚尖点地,上身前倾,很跑”;(2)表达在速度上的增量,如:“后面人快追上了,加快速度,很跑”;(3)表达在时间上的增量,如:“马上就到终点了,坚持下去,很跑”;(4)表达在路程上的增量,如:“很跑,跑到天边也得把你追回来”。汉语方言中论及“很”的还有许多学者,如:关玲^[12]、于芹^[13]等。此外,在方言中表示静态程度义的副词往往不是“很”,而是其他程度副词,比如:可、老、怪、恁等。

方言与普通话有明显的分歧,这似乎给我们以启示:汉语历史上曾经有过“很”的动态构式处于主导和优势的阶段,很可能在历时演变中,“很”的静态构式逐渐取代动态构式而成为了主导和优势的构式。

三、程度副词“很”和“狠”凸显度的互动与联系

历史上,“很”与“狠”曾经混用,在元之前,这两个字在许多义项上是混用的。“狠”的义项有:险恶、凶暴;不听从,难行;有本领,有能耐;坚决;尽力控制住,下定决心。而“很”的义项有:违逆,不听从;险恶、凶暴;争讼;行难;恨。

表2 “狠”与“很”不同时期组合情况一览表
(×号表示用例为0)

	组合成分	金朝	元朝	明朝	清朝	民国
狠	A	×	3	2	7	2
	V	1	4	11	58	10
	动宾	×	×	5	16	2
	介+N+VP	×	×	2	×	×
	V+补	×	×	5	19	5
	有/是	×	×	8	9	×
	心理动词	×	×	×	7	×
很	能愿+VP	×	×	2	4	1
	A	×	×	2	3036	7218
	V	×	×	×	×	×
	动宾	×	×	×	18	141
	介+N+VP	×	×	×	4	23
	V+补	×	×	×	7	10
	有/是	×	×	×	2	43
心理动词	×	×	×	10	34	
能愿+VP	×	×	×	6	12	

(一)金元时期程度副词“狠”的萌芽

“狠”和“很”的“凶暴、厉害、有本领、有能

耐”等这种极端义为其进一步演变为表达动作行为的“凶猛、幅度大、持续时间长”等副词意义奠定了基础。到了金元时期,“狠”出现了程度义的倾向。虽然用例较少,处于萌芽阶段,但依然能看出其具有以下特征:(1)“狠”作为程度副词既可以修饰动词又可以修饰形容词,修饰动词数量较多;(2)“狠”修饰动词,表示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等意义,具有动态义,而“狠”修饰形容词,则具有静态义;(3)“狠”的组合形式单一。例如:

(9)久之,醉酒,而与达鲁罕狠争,达鲁罕杀之。(CCL语料库网络版)

(10)有那等守护贤良老秀才,他说的来、狠利害。(CCL语料库网络版)

(11)那一个点钢枪支支的把黄幡狠揪,这一个铁胎弓率率的把雕翎稳扣。(CCL语料库网络版)

(12)李彦狠括民田,威震三路,夺民资产,重敛租课,克剥太甚,盗贼四起。(CCL语料库网络版)

(二)明代“狠”用法的增多以及动态程度义的扩张

程度副词“狠”在明代开始较多出现,主要表现在使用频率上大大增加,类型上也趋于多样。“狠”的用例为35例,而“很”的用例只有2例。考虑到“狠”与“很”历史上混用的话,程度副词“很”可能是程度副词“狠”的同音替代现象,“很”还没有真正分担“狠”的程度副词用法。

明代表示动态程度义的“狠”得到进一步扩张。主要表现在:

1.“狠”表达动态程度义的用例增加到了23例之多,而“狠”表达静态程度义(“狠+A”)的用例没有实质的变化,且用例很少。“狠+V”“狠+V+宾”和“狠+V+补”都表示动态程度义。例如:

(13)只苦的是陈定,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CCL语料库网络版)

(14)恶语咒诅,直等闺门之谗;毒椎狠殴,聊当房闼之私。(CCL语料库

网络版)

(15) 既与员城话毕,归家大怒,很究睡鞋,遂将韩氏逐回母家,经官休退。

(CCL 语料库网络版)

(16) 落得马氏费坏了些气力,恨毒不过,很打了一场才罢。(CCL 语料库网络版)

因此,相比静态程度义只有一个种格式“很+A”来说,“很”的动态程度义已经具有较大的优势,是强势范畴。

2. “很+有/是”“很+能愿+VP”以及“很+介宾+VP”格式的出现,是强势范畴动态程度义的“很”进一步扩展的结果。例如:

(17) 那扇雄钹却不变化,只是很要捞翻了人的头。(CCL 语料库网络版)

(18) 唐状元不知他的意思,说道:“夫人差矣!我和你很有,不过三五百两,毡上毫何补于用?”(CCL 语料库网络版)

(19) 骂到日西,百夫人也骂得气叹,意思要去,临了又很是骂上两声,骂甚么蛮猪蛮狗,蛮东蛮西。(CCL 语料库网络版)

这说明人们在使用“很”时,已经把“很”从表示动作“幅度大、力度猛”等客观的描述,转变为认知上对静态动词在言者心理上具有高程度状态的一种呈现,此时的“很”甚至有了一种强调的作用。例如:

(20) 回到前边,叫了两个粗使的家人同到后边去,很把门乱推乱踢。

(CCL 语料库网络版)

(21) 两人不伏输,很将注头乱推,要博转来,一注大似一注。(CCL 语料库网络版)

上面两例的“很”很难放回动词之前,而是最好放在具有处置性的“把/将”之前进行强调,“很”这时已经具有标识说话者焦点的意味。显然,例(20)和(21)中,不能放回动词之前。例如:

* (20) 回到前边,叫了两个粗使

得家人同到后边去,把门很乱推乱踢。

* (21) 两个不伏输,将注头很乱推,要博转来,一注大似一注。

显然,此时“很”只能放在“把/将”之前,句法上的这种变化表明“很”具有强调的功能,“很”这时就兼具表达强调焦点的作用。“很”经历了以下过程:动态程度义——静态程度义——焦点强调标志。在这个过程中,动态程度是“很”的原型范畴,而静态程度和焦点标志为其扩张范畴。

(三) 清朝时期“很”和“狠”凸显度的互动

清朝之前,“很”的使用非常之少,仅在明代有 2 例用在“很+A”格式中。清之后,“很”的使用频率远远高过了“狠”,“很+A”的频率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达到 3036 条之多。虽然“狠”与形容词组合依然有 7 例,但在静态程度义上,“很”无疑具有显赫性。“狠”的原型范畴是表达动态程度义,而随着静态程度义用法的不断增长,为了分担“狠”的功能,与“狠”语义重合度很高的“很”承担了表达静态程度义的功能。因此,到了清朝之时,动态程度义和静态程度义有了明确的分工,“狠”是动态程度义的表达方式,而“很”是静态程度义的表达手段。

静态程度义专门用“很”来表达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高频使用,开始向“狠”与动词组合的多个领域渗透。除了“狠”的核心阵地——“狠+V”组合没有被渗透,其余的“狠”与动词的组合中都出现了“很”的身影,不仅覆盖了“很+能愿+VP”“很+有/是”等格式,而且“很+V+宾”“很+V+补”等格式也不断出现。例如:

(22) 在京城里就馆,穷的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部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CCL 语料库网络版)

(23) 东霸天姓李,名荣,别号人称花斑豹,在东九仓上,很算站得起来的人物。(CCL 语料库网络版)

(24) 月英料他一时未能转变,也很很谅他未尝世味,当然不易醒悟。(CCL 语料库网络版)

(25) 彩云怔了一怔道:“很很认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姓名来。”(CCL 语料

库网络版)

但在核心动态程度义上,“狠”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优势。从用例数量上看,“狠”与动词或动词短语组合有113例,而“很”与动词短语的组合有47例,“狠”依然是强势范畴,而“很”则属于非强势范畴。从与动词或动词性结构组合的情况看,“狠+V”“狠+V+宾”和“狠+V+补”都属于典型的动态程度义格式,而在“很”与动词短语的组合中,只有“很+V+补”属于动态程度义。而且,“很”没有渗透到动态程度义的核心格式中去,不存在“很+V”的格式。因此,清朝时“狠”表达动态程度义是原型范畴,属于表达动态程度义的强势范畴,在动态程度义上具有一定的凸显度。例如:

(26)收枪狠刺,那马闭目弭耳,皮如钢铁,枪无入处,摆项摇头,将肉连靴咬下。(CCL语料库网络版)

(27)于冰用手一指,从家人又认他为于冰,揪倒狠打。(CCL语料库网络版)

(28)由不得拼出全身力气揪那牛角,拔他牛毛,再用双足向那牛尻狠踢。(CCL语料库网络版)

(29)原来双龙岛人最恼的系骂他鳞畜,铁鹞闻得二字,咬钢牙举抓狠击。(CCL语料库网络版)

综上,清朝时,程度副词的静态程度义与动态程度义分别由“很”与“狠”来承担。“很”在静态程度义上成为强势的范畴,并覆盖了动态程度义“狠”的某些组合。但这种覆盖是有条件的,而且并没有渗透到动态程度义的核心组合“狠+V”格式。换句话讲,尽管,“狠”在动态程度义上是原型范畴,但是,“很”能够覆盖“狠”,这表明“很”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强势范畴而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得到凸显。

(四)民国时期“很”优势范畴进一步凸显

民国时期,“很”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同时“狠”的使用大大萎缩。“很+A”格式使用频率进一步爆发,达到7218例之多,“很”与动词短语组合的使用频率也达到了其他时期未有的数量,总数达到263例。尽管如此,动态程度义

的核心格式“狠+V”依然没有被“很”渗透。例如:

(30)素梅对于匡胤,很现出一种恋恋不舍之状。(CCL语料库网络版)

(31)军机事情日繁,你有了年纪,未免有地方就要照顾不到,很该挑几个人帮助帮助。(CCL语料库网络版)

(32)很骂着端王爷、刚中堂,还有好些说及太后的话,微臣不敢奏闻。(CCL语料库网络版)

(33)这下女因在富贵人家住惯了,很知道些礼节,说话更是与普通女不同。(CCL语料库网络版)

显然,动作性强的动词不能直接受“很”修饰,而在“很+V+补”格式中出现的动词才可以有动作性强的情况。

反观“狠”在民国时期的使用,大幅下降,总数为20例:“狠+V”10例,“狠+V+宾”2例,“狠+V+补”5例,“狠+能愿+VP”1例,“狠+A”2例。“狠”作为动态程度义的代表,其用法曾经扩展到表示静态的动词上,比如“有、是、心理动词”等,但是在新优势范畴的强大影响下,已经退出了与“有、是、心理动词”的组合,而这些组合形式都被新优势范畴“很”所取代。“狠”的用例如下:

(34)元年的四月,有大龙三条,在睢宁城外狠斗。(CCL语料库网络版)

(35)不如佯做无所作为,趁他不防备时再下手,下手就要向其要害部位狠啄。(CCL语料库网络版)

(36)两人一来一往,在帐外狠扑。早已惊动了合营兵将,一齐大喊“捉拿刺客”。(CCL语料库网络版)

(37)他朝两旁兵卒大声叫道:“给我狠打二十刑棍。”(CCL语料库网络版)

尽管,“狠”组合中还有“狠+V”“狠+V+名量+N”和“狠+能愿+VP”等格式,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挡它的迅速衰落。

四、“很”的焦点算子功能是动态程度义与静态程度义的桥梁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知,“狠”在金元明时期

是核心动态程度副词,清之后“很”作为静态程度副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很”的出现替代了“狠”中表示静态的程度义,这反映了“狠”用法的“裂变”,即,“狠”表示动态程度范畴,“很”表示静态程度范畴。竞争过程中,静态程度范畴“很”渗透并取代动态程度范畴“狠”是有条件的,即能够受“很”修饰的动词多为动作性很弱的动词,但是在“很+V+补(数量)”格式中,V却完全可以由动作性非常强的动词充当。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实际上,这反映了“很”存在一个焦点算子的用法,即“很”从一个程度副词,进一步演变为只起到标记焦点功能的更加虚化的词类。

“狠”或“很”是对形容词所表程度或动词所表动作幅度等的直接修饰说明,当它们偏离动词之前的位置时,往往就会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明朝“狠+介宾+VP”和“狠+能愿+VP”格式的出现,就表明了“狠”已经偏离了对具体动作动词“幅度大、力度猛”的描述,进而表达一种对特定成分的强调作用,例(20)(21)。同样,“很”是对形容词的直接修饰说明,当“很”偏离形容词之前的位置时,“很”也表达了对特定成分的强调。这种情况,到清朝之时,就更加明显。例如:

(38)但弟弟们如有长信给我,我实在很已快乐,如获至宝,人真是各有各的性格啊!(CCL 语料库网络版)

(39)觉得自己也是个嫖客,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上很有些恨他……(CCL 语料库网络版)

(40)李福这个人,很有点不正经,恐怕靠不住。(CCL 语料库网络版)

由于这种变化,清朝之时的“很+V+补(数量)”格式才出现了从原来的实指(对动作行为幅度大、力度猛的描写),到虚指(小夸张)的用法。

明朝时,表示实指的用法用例如下:

(41)落得马氏费坏了些气力,恨毒不过,狠打了一场才罢。(CCL 语料库网络版)

(42)轻轻揭帐,将任君用狠打一

下道:“天杀的,便宜你了!只管絮叨甚么?今夜换了个胜我十倍的瑶月夫人,你还不知哩!”(CCL 语料库网络版)

以上例子,“狠”表示的都是动作行为的“幅度大、力度猛”,即使充当补语的数量短语中含有“几”等概数,依然要这么理解。例如:

(43)运起锄头,狠力几下,只听得当的一声响,翻起一件东西。(CCL 语料库网络版)

清朝之时,“很”或“狠”出现了实指和虚指并存的用法。例如:

(44)文魁用拳头在自己心上狠打了两下,一头向门上触去,跌倒在地,鲜血直流。(实)(CCL 语料库网络版)

(45)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顽,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他只是不改。(虚)(CCL 语料库网络版)

(46)兄弟那年上京陛见的时候,同他二位很会过几次。(虚)(CCL 语料库网络版)

民国时期,“很”作为强调算子的用法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有所扩展。例如:

(47)苏君来日本很几年么?(CCL 语料库网络版)

(48)王甫察心中也很一阵难过。(CCL 语料库网络版)

(49)那包拿在手中,像很十分沉重。(CCL 语料库网络版)

温锁林曾指出“有”作为焦点标记,是由于它处于句子焦点成分之前,该焦点成分具有新信息核心、语音凸显成分、自然焦点和不携带重音等特征,这是“有”成为焦点标记的关键性因素^[14]。例(47)“很”用来强调时间“几年”,用在动词“来”之后。而例(48)用在“一阵”之前强调时间之长,例(49)更是用在了表示极端的程度副词“十分”之前,显然不能作为对“十分”进行程度的修饰,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强调。当“很”在句法上偏离了正常的句法位置时,“很”就具有了焦点标记的特征,但是“很”往往携带重音特征,我们不妨称其为焦点算子。正如王

韞佳、初敏、贺琳认为,“语义重音出现得最为频繁的地方是宾语定语,其次是宾语中心语和状语,语义重音出现最为稀少的地方是句首状语和谓语”^[15]。就句法位置而言,“很”常常处于句法上状语的位置,其自身往往更容易获得焦点重音,而且王韞佳等还认为:“‘很’所在的最小短语有12次获得语义重音,重音分派在‘很’上却多达11次。”^[15]尽管王韞佳等没有给出为什么“很”会获得语义重音的分派,但是“很”具有获取语义重音的优势应该是现实存在的。应该说,任何对“很”动态程度义(动作动词本身“幅度大、力度猛”)的偏离,都会造成“很”携带了说话人“强调”的语气在里面,且都要重读来获取强调。因此,当“狠+V+补(数量)”格式由实指变为虚指时,“狠”已经由一个表示“幅度大、力度猛”的副词而变为一个表示强调的焦点算子了。同样,静态程度义“很”也发展出了焦点算子的功能。正是由于两者的契合,静态程度义的“很”比较容易就覆盖了表示焦点算子的用法(两者没有对立)。此外,作为动态义的核心格式“狠+V”,“狠”却未能覆盖,这也说明了动态义核心格式的“狠”不是焦点算子,因此不同于焦点算子的“狠”或“很”。民国时期,能够进入“很”格式的动词分为两种:1. 非动作动词,主要是静态动词,比如:“有、是、算、象”等,以及能愿动词和心理活动动词;2. “很”作为一个焦点算子,使一些动作性较强的动词可以在“很+V+补(动量)”和“很+V+名量+N”中出现。由于“很”和“狠”都发展出了表示强调的焦点算子功能,这种功能的一致性,使得“很”覆盖了具有动态程度义的格式。

总的来看,“很”并没有完全覆盖“狠”,尽管普通话中“狠+V”格式已经相当衰落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

(50) 重点学校就是升学率高的学校,然而他们的升学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狠榨学生的智慧之油……(CCL语料库网络版)

(51) 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目前企业提出狠抓质量和服务。(CCL语料库网络版)

因此,方言中的动态程度义“很”实质上应该写作“狠”,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普通话中只存在一个程度副词“很”,而忽略了另外一个程度副词“狠”。也许有人认为“狠”是性质形容词,但是,一是性质形容词作状语修饰动词的情况非常罕见,二是从历时角度看,也割裂了“狠”与“很”程度副词形成的系统性。我们不排除“很、狠”具有性质形容词的历时事实,但同时,我们更认为当“很、狠”修饰谓语动词作状语时已经是程度副词了。

首先,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基本上搞清楚了普通话中的程度副词“很”实质上是由两类不同的程度范畴——动态程度范畴和静态程度范畴的相互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动态程度范畴曾经是主导性范畴,并一度覆盖了一些静态程度义的法,但是,历时演变结果表明程度的静态范畴更具有表示程度的优势。其次,在一个语言系统中,相近范畴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总有一些范畴由于其竞争力强而获得高关注而被凸显成为优势或主导范畴,而竞争力弱的范畴被优势或主导范畴不断覆盖,沦落为扩展范畴或边缘范畴。最后,从语法形式入手,看似容易把不同质的语法范畴混为一谈,但是,这恰恰表明:能够在形式上达成一致,往往蕴含了人们一定的心理动因,正是由于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候的内在心理动因导致了某几个语法范畴采用了一致的语法手段(语法形式)。

参考文献:

- [1] 王珏. 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短语[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2(1).
- [2] 李宇明. 能受“很”修饰的“有X”结构[J]. 云梦学刊,1995(1).
- [3]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4] 刁晏斌. 试论“程度副词+一般动词”形式[J]. 世界汉语教学,2007(1).
- [5]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 储泽祥,肖扬,曾庆香. 通比性的“很”字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1999(4).

- [7] 刘丹青. 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J]. 当代语言学, 2011(4).
- [8] 刘丹青.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 语言库藏类型视角[J]. 世界汉语教学, 2012(3).
- [9] 施春宏. 名词的描写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J]. 中国语文, 2001(3).
- [10]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J]. 中国语文, 2000(5).
- [11] 徐爱改. 河南淇县话中的“很 VP”[J]. 现代语文, 2015(5).
- [12] 关玲. 黔东南方言中“很”跟动词的直接组合式[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7(3).
- [13] 于芹. 皖北方言的“很+VP”[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 [14] 温锁林. “有十数量结构”中“有”的自然焦点凸显功能[J]. 中国语文, 2012(1).
- [15] 王韞佳, 初敏, 贺琳. 汉语焦点重音和语义重音分布的初步试验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2).

Semantic Category of “Hen+XP” Construction and Hen’s Prominent Process

ZHAI Hui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Hen (很)”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eanings of static degree and dynamic estimation. In “hen (很)” construction group, the meaning of static degree is eminent in Mandarin, and the meaning of dynamic degree is in the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dialect. From the diachronic view, “hen (很)” has two variants: “hen (狠)” and “hen (很)”. In the dynasties of Jin, Yuan and Ming, “hen (狠)” mainly modifies verb and has the meanings of great range and intensity of actio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hen (很)” is used with qualitative adjective frequently, covers most of “hen (狠)” construction, has a prominent position, replaces “hen (狠)”, and then becomes a prominent category expressing “degree”. In Mandarin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hen (很)” are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hen (狠)” and “hen (很)”. In the process, the focus operator function of “hen (很)” plays a key role in its permeating “hen (狠)”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category.

Key words: “hen+XP”; degree category; prominence; meaning of static degree; meaning of dynamic estimation; focus operator

(责任编辑 梅 孜)